富亞教授

我從來沒跟富亞教授上過小提琴課。

但仔細回想，他是良師，是益友。

第一次和富亞教授合作，是 1967 年。當年我 21 歲，剛完成了當香港青年管弦樂團首席的工作。

那年代，富亞教授是香港管弦樂團指揮。他邀請我參加香港管弦樂團，及以他為首席的富亞弦樂四重奏。

從 1967 到 1981 那十四年，有機會和他一起排練和演出，是我音樂歷程中最珍惜的一段時光。

富亞教授是音樂天才。他好像從來不需要練習。像我等天份有限，不練不成才的業餘樂手，能坐在大師富亞一旁，聽他演繹古典西洋音樂作品，是賞心樂事，也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寶貴學習經驗。

看表面，富亞教授是一個冷酷的長者。他不會隨便發表意見。排練時，他會一言不發，靜靜觀察和他合作樂手的表現。表現好，他不表揚，但樂手犯錯，富亞教授馬上停止排練，用沙啞的聲音，要求犯錯的樂手重新再奏。再犯錯？教授搖頭，眼睛說，“再來”，直到樂手「改過自新」。有時教授會用提琴示範如何演奏那些高難度的樂段。業餘樂手還跟不上？沒法了！回家吧！以後的六天，每天練到午夜！

別誤會。富亞教授並不是一個目中無人的老師。對音樂演譯，他要求嚴格。但放下樂器，他是一個和靄可親的長者。

他愛中國菜。

1980 年，每週我到他家，和他排練莫札特為小提琴和中提琴寫的合奏樂章。排練完了，我們會乘車到香港島一間有名的素菜餐館，吃晚飯。

拿着筆，當年溫馨的一幕依稀晃現眼前。

我倆坐在菜館窗邊，一個四位的桌子。

菜點好了。

靜看着教授，我想“唉，今年 80 歲了。太太去世多年，沒兒女，老人家生活安靜 ..... 但..... 孤單了一點吧？唔..... 也不一定。陪伴他的，是和他合作多年的音樂伙伴，是每週到他家上課的學生，是伴隨他生活了 80 年的雅樂。”

菜來了。我倆慢慢，靜靜地吃飯菜。

我到底跟這位大師學了些甚麼？

學的太多了。

提琴技巧，音樂造旨，我不談了。留他入室弟子一些空間吧。

我提兩點，四字：風格，風骨。

風格

學西洋音樂，最難掌握的，不是技巧，是風格。小伙子天生反應快，富節奏感，願意每天下點苦功，技巧很快可以掌握。但演歐洲古典樂曲，孩子們往往祇能夠奏出樂句的音符和節奏，曲子拉起來好像還是..... 還是缺乏了一些，一些甚麼！奇奇怪怪的。聽富亞教授拉同一段樂曲，他有時候好像這小節快一點，慢一點，亮一點，暗一點，效果就完全不一樣了。這就是風格的差別。對富亞來說，曲子風格的認知，與生俱來，不用別人教，也不用學。那我們中國樂手怎辦了？別怕。祇要多找機會，和懂了曲子風格的長輩一起排練，風格是可以感受，吸收，學習的。

風骨

細看富亞教授一生經歷，好像看了一本章回小說。一個猶太裔意大利人，二十四歲跑到上海，憑一手好琴藝闖天下。日寇侵華，風雲色變。好難地捱過了日治的日子，到了 50 年代，又再要搬到香港，重新組織創辦了業餘的香港交響樂團。再過 20 年，終於等到香港政府資助香港管弦樂團變成全職樂團，富亞教授已年過 70，不能再當指揮，黯然離開和他合作多年的樂團。

這一切好像全是命運作弄富亞教授！

但交往十多年，我從來沒聽過富亞教授一句怨言，或者是對同行競爭對手任何負面的批評。

風骨，藝術家高尚的風骨。

晚飯吃完了，我倆靜坐，無言。

“我送你回家。”我說。

“好，下週你再來嗎？”教授問。

“我一定來，您保重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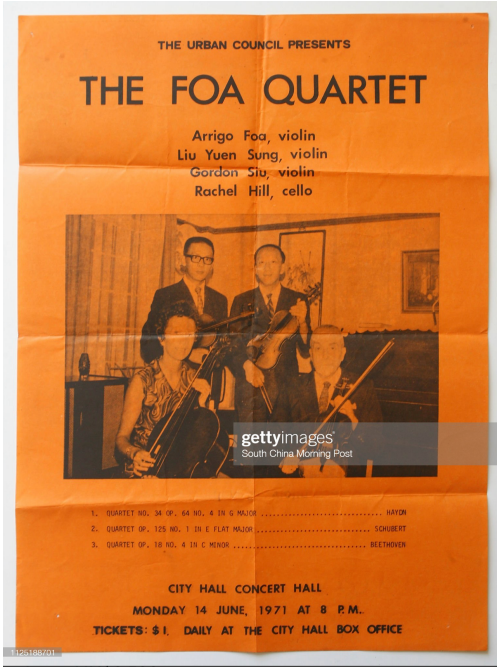
他站起來，快步走出餐館大門。

“他永遠是這麼急的……”我想“老師，慢走吧，來日放長。”

富亞教授 1981 年 5 月 23 日離世，終年 81 歲，安葬在香港猶太人墳場。

蕭炯柱

2023 年 9 月 1 日



富亞四重奏 （1971）

富亞四重奏（ 1978）